

BAIHUA
PROSE SERIES

主编 徐柏容 郑法清

BI
百花 散文书系

唐
弢散文选集

唐
弢散文选集

百花

1997/5/28

I 267
253

93031

百花散文书系

主编 徐柏容 郑法清

唐 彀散文选集

刘 纳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津〕新登字(90)002号

唐强散文选集

刘 纳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092 毫米 1/32 印张 7½ 插页 4 字数 160000

1995年8月第1版 199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

ISBN 7-5306-1661-7/I·1481

定价: 8.20元

编辑例言

一、本套“当代散文丛书”是“百花散文书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选收一九四九年建国以后散文家的名篇佳作，按人专集分册。

二、入选的作者均是这一时期的散文名家，所选作品尽可能照顾到作者散文创作的发展脉络。

三、每集作品前均冠以万字以上的评论性序言，简单介绍作者生平，并结合本书所选散文，分析评介其艺术特色及创作发展的道路和影响。

四、所选作品，尽量注明原书发表的出处和时间；对于个别难理解的地方亦加以必要的注释。

目 录

序 言	刘 纳(1)
故乡的雨	(19)
种在诬蔑里的决心	(21)
学 贾	(25)
以虫鸣秋	(30)
三 迁	(35)
化城寺	(43)
生命册上	(51)
南归杂记	(58)
春	(65)
心上的暗影	(68)
三人行	(76)
一堂难忘的历史课	(82)
自修生活	(87)
我的第一篇文章	(92)
读史与学文	(96)
仙台之旅	(102)

剑桥沉思录·····	(118)
第一次会见鲁迅先生·····	(126)
鲁迅先生·····	(133)
悼木斋·····	(138)
景宋同志·····	(142)
别了,用之! ·····	(150)
寻梦人·····	(154)
路·····	(162)
窗·····	(165)
桥·····	(169)
城·····	(173)
渡·····	(177)
枕·····	(188)
如 果·····	(191)
眼 睛·····	(193)
心的故事·····	(196)
死·····	(199)
某 夜·····	(203)
破 晓·····	(205)
好现象·····	(211)
新脸谱·····	(213)
歌 哭·····	(215)
吉诃德颂·····	(217)

书 愤.....	(219)
夜读一章.....	(221)
摩罗小品.....	(223)
谜.....	(230)
戏.....	(232)

序 言

刘 纳

1933年，后来被文坛称作“小品文年”。这一年夏天，上海出版的《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名字：唐弢。当时，他只有20岁，是一名邮局工人。

他年轻的生命已经饱尝人世的艰辛。

唐弢，原名端毅，字越臣，1913年3月3日出生于浙江省镇海县西乡畝地塘村一个农民家庭。他家几代人没有读过书，他的父亲因为不识字吃过大亏，便一心支持儿子上学。这招来了富人们的冷嘲和诬蔑，而父亲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在唐弢14岁时，父亲典押房屋，将他送到上海洋人办的华童公学。唐弢后来回忆说：“奴隶的命运竟是这样不容易摆脱的！我看见了周围的压迫、侮辱、剥削。看见了冷嘲和诬蔑，但是，也看见了种在这诬蔑里的决心，我是受着这决心的荫庇长大起来的。”^①

有一件事给唐弢留下了铭心刻骨的印象：

^① 《生命册上·种在诬蔑里的决心》。

父亲从乡间到上海来看他，他向父亲表示很希望能买一部既标音韵、又释字义的辞典。在书店里，店员漫不经心地说出了新出版的《辞源》的价格：“四块。”

父亲惊奇的神情是他永远难忘的。世代务农的父亲实在难以设想一部书会比两担稻谷还贵。

“能不能不买呢？”父亲用犹豫的、商量的口气问。

“买。我读书离不开它。”

“太贵啊，你再想想……”父亲的声音已经发抖。父亲的乞求的目光更是他永远难忘的。

唐弢后来带着永难抚平的创痛回忆当时的情景：“父亲终于从腰包里吃力地摸出四块钱，数了两遍，颤巍巍地递到那个店员的手里。我望着他，他似乎突然间老了许多。我的鼻子一阵酸，热泪夺眶而出，赶紧抱起书，扶着他踉踉跄跄走出了商务印书馆的大门。”^①

这样的生活经历与感情经历，将给唐弢日后的文学活动射下激愤的投影。

父亲在生活的煎熬下精神失常了，唐弢只读到初中二年级便被迫辍学做了邮局的拣信工。他倔强地挑起了人生的担子。

在唐弢的记忆中，他走上文学道路是与父亲的死联系在一起的。他后来回忆处女作《故乡的雨》的写作时说：“文章所写的心境是真实的。我由此记起，我的父亲于壬申除夕——1933年1月25日去世，按照习惯不能举哀，停丧度岁，合家惨然，这个景象宛然在目。我也由此记起，我在这段

^① 《生命册上·自修生活》。

时间里遭人白眼，受人冷遇，心头有驱不散的寂寞之感，要想发泄。”他写作了，是因为他“确实想叫喊，大声地叫喊。”①

就这样，唐弢开始了他近60年的文学生涯。在漫长的年月里，当他静静地坐在书桌前，浸沉到工作的旋律里；当他独对孤灯，领受沉思者的寂寞；当他在痛苦中踏上寻梦与寻路的精神行旅……他眼前便会出现一双眼睛——他过世的父亲的眼睛。

在题名《眼睛》的散文里，唐弢描写了那双眼睛亲切而悲郁的注视。

眼睛说：“你应该好好地用你的力，而且……”

他回答：“我知道，而且好好地用我的脑。”

“还有……”眼睛苞出了泪水。而后，“那两颗水点慢慢地大起来，大起来，蜗牛似的，一步一步爬下了两颊，划了两条潮湿的直线，两条路，两条深红的路。白色的亮光映着这流下来的水点，显得非常娇艳，非常鲜红。”——那是血。

血光照耀着他。在血光下，写作成为他战斗的事业和生命的寄托。

唐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杂文、散文作家，又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和鲁迅研究专家。他文学活动的三个组成部分密切地结合在一起，集学者化的作家与作家化的学者于一身。

① 《生命册上·我的第一篇文章》。

二

唐弢一生出版了20多本杂文、散文，然而，他最喜爱、最重视的文学形式却是诗。这一现象能给我们耐寻味的启示。

唐弢后来写下过一段很有影响的文字：“一个诗人也许不会写小说、散文、剧本或者文艺批评，但一个文艺批评家、剧作家、散文家或者小说家，却应该写诗，至少是懂得诗。否则的话，那将是一个悲剧，一个抱憾无涯的悲剧：因为他毕生孜孜矻矻地去从事的，多半会是一件徒劳无益的工作，白白地将自己的生命浪费掉。”^①

唐弢终生都重视诗，热爱诗。在他看来，“诗是艺术的同义语，它是文学中的文学。”^②而且，他最初与文学发生关系也是诗——写旧体诗。那么，在他走上文学道路之后，为什么没有把诗作为主要的创作形式，却写了大量的杂文、散文？在唐弢写于1987年的《我观新诗》里，或许可以找到解答的线索。他引用了艾青《诗的散文美》的一段话：

由欣赏韵文到欣赏散文是一种进步，而一个诗人写一首诗，用韵文写比用散文写要容易得多。但是一般人，却只能用韵文来当作诗，甚至喜欢用这种见解来鉴别诗与散文。这种见解只能由那些诗歌作法的作者来满足那些天真的中学生而已。

在引用了这段话之后，唐弢写道：“我非常重视这段话的意义。”他重视的是“在这种自由的形式中诗人们构思的

① 《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诗人，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

② 《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我观新诗》。

自由”。唐弢一向重视诗的表达方式与散文方式的区别，他曾经很详尽地阐述过诗的音乐美与图画美，但他更重视的毕竟是诗的内质。在回顾“五四”以来新诗发展道路时，他指出：“有许多被当作诗篇发表的，却是一些品不出诗味，看不到诗美的篇什，它们没有体现这一文学体式的特征。”^①诗作为独立的文学体式的特征，包括内涵与外观这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诗的声韵、节奏所造成的音乐美的听觉品格及它的分行排列所形成的建筑美的视觉品格，既是构成诗歌文体特征的重要因素，也有可能成为局限。出于对诗的内涵的极度重视，为了在写作中占有更充分的自由，唐弢宁愿把诗的内质放在散文的形态里。

从本质上看，唐弢是一位诗人。他留下了诗的结集《劳歌行》，而他把更多的诗情和诗思、诗意和诗境，融入了杂文、散文的创作中。唐弢在为《茅盾杂文集》所作《序》里写道：“茅盾先生是不乏诗的感情。他不仅写过鲁迅式的诗似的杂文，我还以为，他写的散文，例如《卖豆腐的哨子》、《红叶》等篇，那就完全是诗的了。尽管他自己称之曰散文，而这些篇什传达给我们的几乎都是诗的境界，一种引起凝思遐想的动人的诗的境界。”将这些品评移用于唐弢本人的作品，将更为恰当。唐弢的散文、杂文，甚至论文，都表现出他特有的诗情气质。

诗性的渗透，构成唐弢散文创作显明的风格特色。

^① 《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谈“诗美”》。

三

唐弢后来将自己的散文创作分为三类：“回忆往事，记述当前的生活，算是叙事散文；借一点因由，发抒隐藏在心底的感情，便是抒情散文，或曰散文诗；以议论为主，评鹭社会，月旦文明，那就是社会杂感了。”他又说：“当然，这三者往往又是相互交错、相互结合的，区别在于全篇的重点是哪个。”^①唐弢作品中数量最多的是议论性散文即杂文。在他出版的40个集子中，杂文占了将近半数，数量差不多等于散文、论文与其它作品的总和。

提到唐弢的杂文，熟悉现代文学史的人都会想起一个著名的故事：当年唐弢的《好现象》、《新脸谱》、《尽信书》等篇发表时，曾被当作鲁迅的杂文而受到围攻，因而鲁迅与唐弢的相识便以“唐先生做文章，我替你挨骂”这样一句玩笑开始。难怪后来人们把唐弢看作鲁迅杂文风格的继承者。

在《好现象》等被当作鲁迅杂文受到围攻后，唐弢“存心捣乱”，要与围攻者开开玩笑，于是换了笔名，有意模仿鲁迅的风格，写了《略谈英雄》、《从江湖到洋场》、《官刑及其它》、《拍卖文明》等。在当时大小报纸的文坛消息上，竟全都被当作鲁迅杂文。而唐弢听从鲁迅劝告所写的一些较长的杂文《雨夜杂写》、《释放四题》、《私议二章》等，也体现出与鲁迅杂文的师承关系。唐弢常常像鲁迅那样，借现实与历史的一点因由，生发开来，针砭时弊，抨击旧文化。他的文字燃烧着鲁迅式的战斗情绪。

^① 《生命册上·序》。

同时,对于学习鲁迅,唐弢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精神一致,花式多样,不能斤斤于形骸的相似。”“如果千篇一律,并无不同,我写的就是鲁迅写的,那么,天地间又何贵乎有我这个人,何贵乎有我的这些文章呢?”^①在师承鲁迅的同时,唐弢逐渐建立起属于自己的风格。在他的第三个杂文集《投影集》出版的时候,便有评论者以“感抒性的杂文”来概括唐弢杂文的特征。当时,唐弢对自己杂文中的“所谓散文倾向”,作了这样的说明:

我的家庭生活的颠簸,多少总影响到行文风格,使散文的倾向渐趋于浓厚,不过也只是渐趋于浓厚而已,我的杂文里有这一成分,却是由来已久的。我并不希图使杂文散文化,但又几乎有意地把散文的成分注入杂文去。这理由很简单,我有一点粗浅的认识,以为杂文之所以异于一般的短评,就因为前者是文艺的——加以缩小,也可说是诗的和散文(现代文学形式之一的散文)的缘故。^②

所谓“散文倾向”,也是诗性倾向。

唐弢有自觉的文体意识。他始终肯定杂文的文学性质,认为“杂文既是文学形式的一种,必须具有艺术的特征。”^③与此同时,他又很重视杂文与记叙类、抒情类散文的区别,因而,他“并不希图使杂文散文化,只是有意让自己的杂文增加一点艺术感染力”,其方法经常是“在百忙中插入闲笔,在激荡的前面布置一个悄静的境界。”^④正是通过闲笔的插

① 《生命册上·我与杂文》。

② 见《〈散文杂文钞〉序言》。

③ 《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

④ 《短长书·序言》。

入和境界的布置，唐弢杂文显示出了有别于鲁迅也有别于其他同时代人的风格。

《株连草》的题旨是抨击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知识封锁和虐杀，但它以一句诗式语言开头：“不料又到了冷冷的细雨的夜里。”由这样一个审美信息十分丰富的句子引导出一段情境与心境的描绘：“疏落”的狗声，“寒意的刺袭”，“我的心像一颗冰冻了的火球，盘旋于广漠的空际。”这样，在进入议论之前，作者先拓开一个最适宜容纳这题目的心理空间。“闲笔”不闲，感情成分的介入强化了文章鞭挞的力量，也恪守了作者始终认定的杂文作为“艺术品”的性质。在唐弢杂文中，从锋利的议论中间，时常跳跃出诗式的短促段落。例如：“虽然是美丽的夜景，却救不醒朦胧的头脑。”^①“中国是一个谜。中国人民一向过着猜谜的日子。”^②“投下一块巨石，听不见一丝回音；割去一块肥肉，流不出一滴鲜血。这真是奇怪的沙漠啊！”“然而，大家所希望的，却是歌哭。”^③这些精粹凝练的诗式文字在文章里占的比重并不大，但它们颇富张力与弹性，于是造成了诗意的放射，照耀着在其前后的严肃的议论，使之也涂染上诗的色彩。诗性与理性相互映照，实现着唐弢期望于杂文的艺术感染力。

唐弢还写过《摩罗小品》、《板凳随笔》等别具一格的杂文。《摩罗小品》引前人笔记，谈论佛家思想。作者所使用的语录式文体与内容之间呈现出协调对应的关系。作者以明净的笔触传达着自己的思悟与沉吟。“我爱儒，然而唾弃‘王

① 《书愤》。

② 《谜》。

③ 《歌哭》。

道’；我爱老、庄，然而诅咒符录；我爱佛陀，然而鄙夷僧尼的琐屑。”这齐整的排比句里容纳了对中国文化的思索。而文章的最后一节简直就是散文诗：

我爱在静夜里独听钟声，那死似的寂寞，在空漠里荡漾。

但我的心是一团火。

于是，我一言不发的从床上爬起来，扑的，把灯火开亮了。

诗样的语句与诗样的境界，烘托着作者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沉思，以及沉思中的警醒，将这篇文章引到了杂文与诗的交界处。

四

唐弢后来把他的记叙性散文结集为《生命册上》。他之所以将这一个篇名作为概括全书的书名，是因为这些文字所写的都是“生命的经历”。

他所披阅的人世辛酸，他所走过的人生行旅，他的心灵感悟与精神追寻，都留存在“生命册上”。

唐弢是农民的儿子。与许多来自农村的中国现代作家一样，唐弢与故乡之间有永远割不断的血缘联系。他发表的第一篇散文《故乡的雨》便是身处城市“回念故乡景色”。时间与空间的距离使回忆中的景色比原来所感受到的更可爱，更令他神往，也使年轻的他发出“连雨声也变了”的感慨。在以后的艰难生涯中，他时常掀开记忆的帷幕，回顾梦魂牵绕的故乡，重温童年时代的人生印象。故乡与童年，给他的散文创作提供着丰富的素材。

“我不能忘情于已逝的童年。”唐弢在《以虫鸣秋》里这

样写道。最初的人生印象深深印在唐弢心上，永远保留着，越来越遥远又越来越亲近。在他，人生最初的欢乐与孤独都与田野相连。“农民的血统让人和泥土接近”，翻瓦砾成为他童年最有趣的游戏。斗蟋蟀、捉纺织娘的乐事在20年后的回忆中依然趣味无穷，而童年快乐的余味中又掺进了写作时所体认的中年的惆怅，使《以虫鸣秋》、《学贾》等篇什弥漫着既温暖又忧郁的诗情氛围。

《心上的暗影》、《我要逃避》写于1939年，记述了作者人生中最不堪回首的一段感情经历。对于唐弢来说，1939年是极为艰难冷酷的一年。他肩上、他心头，叠压着时代的、民族的痛苦和自身的痛苦。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上海沦为“孤岛”，“连续发生恐怖事件：抄家、焚书、人头案、政治绑架……直至洪水淹没了整个的岛屿。”^①他个人也遭遇了常人难以承受的深哀大痛，8个月内，竟接连失去4位亲人。《心上的暗影》、《我要逃避》是用血泪写成，它们传达了一颗被无情命运暴虐过的心灵至深的哀痛。倘若把这两篇散文与作者写于1935年的《春》放在一起读，便更能理解他承受了怎样的“啮碎了自己的心”的悲痛。《春》写作者在抱孩子种牛痘的归途上想起自己的童年，两代人的童心映衬着春天的可爱。而在《心上的暗影》和《我要逃避》里，作者的悲呼涕泣也总是“和欢乐的回忆揉在一起”，回忆与现实的鲜明对照伴随着作者无尽的痛悔，使作品具有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但这并非作者有意为之，处于极其沉重的悲痛中，他不可能将心力用在文字的组织结构方面，而只是“默默地”“拾

① 《〈散文杂文钞〉序言》。